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七十三至七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炳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二

道術二

周賢者　王常　葉虛中

鄭君　程逸人　李處士

駱玄素　趙操　崔玄亮

周賢者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為虢州司戶虢州有周賢

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具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黄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弘農山中為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為人睦親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卧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内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鬼神至於邪

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户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允為宰相家計温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為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户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弘農時河東伕初立則天為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泰山之安故不信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

朝政忌害大臣嫵隙轉搆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弘農名司戶至都炎餽具黄金令求賢者於弘農諸山中盡不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因與還弘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致請今災殃已搆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右足下事已如此且無免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醮請帝可以得免若言裴令終

無益也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入弘農山中設壇場奏章請命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即遷家襄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咬其首曳焉及明守者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右足下竟如初言出紀聞

王常

王常者洛陽人負氣尚義見人不平必手刃之見人飢寒至於解衣推食畧無難色至德二年常於終南山遊遇風雨宿於山中夜將半雨晴雲飛月朗風恬常慨然四望而歎曰我欲平天下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無尺土之封以資我我欲救天下之飢寒而又衣食亦不自充天地神祇福善固不足信言訖有一神人自空而下謂常曰爾何此言常按劒沉吟良久乃對曰我言者生

平之志也是何神聖降臨此間神人曰我有術黃金可成水銀可死雖不足平禍亂亦可少濟人之飢寒爾能受術於我以救世人飢寒乎常曰我聞此術是神仙之術空有其名未之見也況載籍之內備敘秦皇漢武好此道終無成但為千載之譏誚神人曰秦皇漢武帝王也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爾無救人之位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術常曰黃金成水銀死真有之乎神人曰勿疑有之哉夫

黄金生於山石其始也是山石之精而千年為水銀水銀受太隂之氣固流蕩而不凝定徴遇純陽之氣合則化黄金於倏忽也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黄金必須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遇純隂之石氣合即化也我有書君受之勿疑常乃再拜神人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常跪受訖神人誡之曰讀此書盡了黄白之道異日當却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祕勿授之以貴人勿授之以道流僧徒彼皆少有救人之術勿授之以不義之輩

彼必不以飢寒為念黃金成濟人之外勿奢逸珍重我術珍重我言如不然天奪爾筭常又再拜曰神人令授我聖術固終身無忘也但乞示我是何神聖使我知大惠之處神仙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令遇爾義烈之人是以付爾言訖而滅常得此書讀之遂成其術爾後多遊歷天下以黃金賑濟乏絶出奇事記

鞶虛中

唐貞元初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皆黜落甚惋憤乃齋

宿於茅山道士葉虚中求奏章以問吉凶虚中年九十餘強為奏之其章隨香煙飛上縹緲不見食頃復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分後一年瓊果得暴疾終（出獨異志）

鄭君

唐貞元末鄭君知鹽鐵信州院常有頑夫不察所從來每於人吏處恐脇茶酒鄭君擒至咨脊方庭鍊鑛次計銀數萬兩杖訖曳去色返揚揚呼曰且看此物得成否

果竟不變鄭君怒枷送鹽鐵使江西李公公即棒殺之旬日又至彼於爐處言曰看更得成就否亦如前鄭公令捉倒先折脚笞死沃以豕血埋獄中明旦擺撥彼自門來至使等驚異皆迎接曰我本與汝作戲鑛但重鍊無慮也乃去鄭君視於瘞所悉已無矣銀並成就從不復見矣出逸史

程逸人

上黨有程逸人者有符術劉悟為澤潞節度臨洺縣民

蕭李平家甚富忽一日無疾暴卒逆人嘗受平厚恵聞其死即馳往視之語其子云爾父未當死葢為山神所召治之尚可活于是朱書一符向空擲之僅食頃李平果蘇其子問父向安適乎李平曰我今日方起忽見一緑衣人云霍山神召我由是與使者俱行約五十餘里適遇丈夫朱衣仗劒怒目從空而至謂我曰程斬邪召汝汝可即去於是緑衣者馳走若有懼朱衣人牽我復偕來有頃忽覺醒然其家驚異因質問逆人曰所謂程

斬邪者誰邪逆人曰吾學於師氏歸氏龍虎斬邪符籙因解所佩籙囊以示之人方信其不誣逆人後遊閩越竟不知所在（出宣室志）

李處士

李文公翱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李處士者自云能通神人之言事頗中合郡肅敬如事神明公下車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謂曰仲尼大聖也而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

賢於宣父邪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
贍人不能屈果至見鬼乎且公骨肉間旦夕當有遘疾
沉困者尚晏安酖毒則已成五常粗倫請以七情孰忍
視溺而不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夫人背疽明日内
潰果不食昏瞑百刻不𢚩遍召醫藥曾無少瘳愛女十
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自歸咎於文公之桎梏李
生也公以鴛鶩義重息裔情牽不得已觧縲絏而祈叩
之則曰若手翰一文俟夜當祈之宜留黒篆同焚當可

脱免仍誡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竟受教即
自草祝語潔手書之公性褊且𠭊數紙皆誤不能與約
則又再書炬灺更深疲於毫硯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
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并符以焚焚畢呻吟
頻減合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見
免猶謂遲遲誡公無得漏略何為復注一字公曰無之
生曰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夕所燼之文也公
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

知所往疾亦漸間出唐闕史

駱玄素

趙州昭慶民駱玄素者為小吏得罪於縣令遂遁跡而去令怒分捕甚急遂匿身山谷中忽遇老翁衣褐衣貭狀凡陋策杖立於長松之下名玄素訊之曰爾安得至此耶玄素對得罪於縣令逃至此幸翁見容翁引玄素入深山僅行十餘里至一巖穴見二茅齋東西相向前臨積水珍木奇花羅列左右有侍童一人年甚少總

角衣短褐白衣緯帶草舄居於西齋其東齋有藥竈命玄素候火老翁自稱東真君命玄素以東真呼之東真以藥十餘粒令玄素餌之且曰可以治飢矣自是玄素絕粒僅歲餘授符術及吸氣之法盡得其妙一日又謂玄素曰子可歸矣既而送玄素至縣南數十里執手而別自此以符術行里中常有孕婦過期不産玄素以符一道令餌之其夕即産於兒手中得所吞之符其他神效不可具述其後玄素犯法刺史杖殺之凡月餘其尸

如生曾無委壞之色蓋餌靈藥所致於是里人收瘞之時實歷元年夏月也出宣室志

趙操

趙操者唐相國憬之孽子也性踈狂不慎相國屢加教戒終莫改悔有過懼罪因盜小吏之驢擕私錢二緡於旗亭下不日錢盡遂南出啓夏門恣意縱驢從其所往俄届南山漸入深遠猿鳥一徑非畜乘所歷操即繫驢山木躋攀獨往行可二十里忽遇人居因即欵門既

入有二白髮叟謂操曰汝既至可以少留操顧其室內妻妾孤幼不异俗世操端無所執但恣遊山水而甚安焉月餘二叟謂操曰勞汝入都為吾市山中所要操則應命二叟曰汝所乘驢貨之可得五千汝用此依吾所約買之而還操因曰操大人方為國相今者入京懼其收維且驢非巳畜何容便貨況縶之山門今巳一月其存亡不可知也二叟曰第依吾教勿過憂若操即出山宛見其驢尚在還乘之而馳足力甚壯貨之果得五千

因探懐中二叟所示之書惟買水銀耳操即為交易薄晩而歸終暝遂及二叟之舍二叟即以雜藥燒煉俄而化為黄金因以此術示之於操自爾半年二叟徐謂操曰汝可歸寧三年之後當與汝會於茅廬操顧留不獲于是辭訣及家相國薨再宿矣操過小祥則又入山岐路木石峯巒樹木皆非向之所經也操亟返服闋因告别昆弟遊於江湖至今無覊於世從學道者甚衆操終無傳焉出集異記

崔玄亮

唐太和中崔玄亮為湖州牧嘗有僧道閑善藥術崔曾求之僧曰此術不難求但利於此者必及陰譴可令君侯一見耳乃遣崔市汞一斤入瓦鍋納一紫丸盖以方瓦疊炭埋鍋鞴而焰起謂崔曰只成銀無以取信公宜虔心想一物則自成矣食頃僧夾鍋於水盆中笑曰公想何物崔曰想我之形僧取以示之若范金焉眉目巾笏悉具之矣此則神仙之術不可厚誣但罕遇其流有

自言者皆妄焉耳出唐年補録

太平廣記卷七十三

太平廣記卷七十四

道術四

俞叟　陳季卿　陳生

張定　石旻　唐武宗朝術士

俞叟

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吕氏子衣敝舉策有飢寒之色投刺來謁公不為禮甚怏怏因寓於逆旅月餘窮

之益甚遂覊旅所乘驢於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召吕生而語且問其所由吕生曰吾家於渭北家貧親老無以給旨甘之養府帥公吾之重表丈也吾不遠而來冀哀吾貧而周之入謁而公不一顧豈非命也叟曰某雖貧無資食以賙吾子之急然向者見吾子有饑寒色甚不平今夕為吾子具食幸宿我宇下生無以辭焉吕生既諾於是延入一室湫隘卑陋摧簷壊垣無牀榻茵褥致敝席於地與吕生坐語久命食以陶器進脱粟飯而

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早年好道常隱居四明山從道士學却老之術有志未遂自晦迹於此僅十年而荆人未有知者以吾子困於羈旅得無動於心耶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歸路裹糧之費不亦可乎呂生雖疑誕妄然甚覺其異叟因取一缶合於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腰帶俛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魂也呂生熟視其狀貌果類王公心然而異之因戒曰呂乃汝之表姪也家苦貧無以

給旦夕之膳故自渭北不遠而來汝宜厚給館穀盡親親之道汝何自矜曾不一顧豈人心哉今不罪汝宜厚贄之無使為留滯之客紫衣傴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吕生無僕馬可致一匹一僕緡二百疋以遺之紫衣又傴而揖於是却以缶合於上有頃再啓之已無見矣明旦天將曉叟謂吕生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夕名子矣及歸逆旅王公果使名之方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為愧幸吾子察之是

日始館呂生驛亭與宴遊累日呂生告去王公贈僕馬及縑二百呂生益奇之然不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因與友人數輩會宿語及靈怪始以其事說於人也出宣室志

陳季卿

陳季卿者家于江南辭家十年舉進士志不能無成歸羈棲輦下鬻書判給衣食常訪僧於青龍寺遇僧他適因息於暖閣中以待僧還有終南山翁亦伺僧歸方擁爐而坐揖季卿就爐坐久謂季卿曰日已晡矣得無餒

乎季卿曰實飢矣僧且不在為之奈何翁乃於肘後解一小囊出藥方寸止煎一杯與季卿曰粗可療飢矣季卿啜訖充然暢適飢寒之苦洗然而愈東壁有寰瀛圖季卿乃尋江南路因長嘆曰得自渭泛于河遊於洛泳于淮濟于江達于家亦不悔無成而歸翁笑曰此不難致乃命僧童折堦前一竹葉作葉舟置圖中渭水之上曰公但注目於此舟則如公向來所願耳然至家慎勿久留季卿熟視久之稍覺渭水波浪一葉漸大蓆帆既

張怳然若登舟始自渭及河維舟於禪窟蘭若題詩於
南楹云霜鐘鳴時夕風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
悲且吟獨向蓮花一峯立明日次潼關登岸題句於關
門東普通院門云度關悲失志萬緒亂心機下坂馬無
力掃門塵滿衣計謀多不就心口自相違已作羞歸計
還勝羞不歸自陝東凡所經歷一如前願旬餘至家妻
子兄弟拜迎於門側有江亭晚望詩題于書齋云立向
江亭滿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園已逐浮雲散鄉里

半隨逝水流川上莫逢諸釣叟浦邉難得舊沙鷗不緣
齒髮未遲暮吟對遠山堪白頭此夕謂其妻曰吾試期
近不可久留即當返棹乃吟一章別其妻云月斜寒露
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離歌凄鳳管
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半衾將登舟又留一
章別諸兄弟云謀身非不早其柰命來遲舊友皆霄漢
此身猶路岐北風微雪後晚景有雲時惆悵清江上區
區趁試期一更後復登葉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屬慟哭

於濱謂其鬼物矣一槳漾漾遵舊途至於渭濱乃僦乘

復遊青龍寺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李卿謝曰歸則歸

矣得非夢乎翁笑曰後六十日方自知而日將晚僧尚

不至翁去李卿還主人後二月李卿之妻子賫金帛自

江南來謂李卿厭世矣故來訪之妻曰某月某日歸是

夕作詩於西齋并留别二章始知非夢明年春李卿下

第東歸至禪窟及關門蘭若見所題兩篇翰墨尚新後

年李卿成名遂絶粒入終南山去出纂異記

陳生

茅山陳生者休糧服氣所居草堂數間偶至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却歸山居以價錢多不肯有一夫壯力然神少頗若癡者疥瘡滿身前拜曰去得遂令挈囊而從行其直多少亦不問也既至因願留採薪都不計其價與陳生約日五束陳生曰吾辟穀無飯與飡曰某是貧窮人何處得食但劚草根飡亦可矣遂每日斫柴十束五束留於房内自燒五束供陳生會山下有衣

冠家妻患齒詣陳生覓藥其家日求之又令小婢送梨果餅子之類陳生休糧果食亦不食也每至則被傭者接而食之仍笑謂曰明日更送來我當有藥如此者數四一日傭者并送柴十束納陳生處爲兩日用夜後遂扃門熾火携一小鍋入陳生密窺之見於葫蘆中瀉水銀數合煎之攪如稀餳投一丸藥乃爲金矣傭者撚兩丸以紙裹置懷中餘作一金餅密賫出門去明日日高起求藥者已至乃持丸者付之令患齒者含之一丸未

半乃平復矣痛止第出蟲數十陳生伺偷者出于房內搜而觀之得書二卷不喻其旨遂藏之偷者至大怒罵陳生生不敢隱却還之曰某今去矣遂出門入水沐浴乃變為美少年無復瘡疥也拜訖跳入深淵中遂不知所之出逸史

張定

張定者廣陵人也童幼入學天寒月晚起早街中無人獨行百餘步有一道士行甚急顧見之立而言曰此可

教也因問汝何所好答曰好長命耳道流曰不難致汝有仙骨求道必成且教汝變化之術勿泄于人十年外吾自迎汝因以口訣教之定謹訥小心於家甚孝亦曾私為此術召鬼神化人物無不能者與父母往連水省親至縣有音樂戲劇衆皆觀之定獨不往父母曰此戲甚盛親表皆去汝何獨不看耶對曰恐尊長要看兒不得去父母欲往定曰此有青州大設可亦看也即提一水瓶可受二斗以來空中無物置於庭中禹步遶三二

匣乃傾於庭院內見人無數皆長六七寸官僚將吏士女看人喧闐滿庭即見無比設廳戲場局筵隊仗音樂百戲樓臺車棚無不精審如此宴設一日父母與看之至夕復側瓶於庭人物車馬千羣萬隊邐迤俱入瓶內父母取瓶視之亦復無一物又能自以刀劍剪割手足刳剔五臟分掛四壁良久自復其身晏然無苦每見圖障屏風有人物音樂者以手指之皆能飛走歌舞言笑趨動與真無異父母問其從何學之曰我師姓藥海陵

山神仙也巳錫昇天之道約在十年今七年矣辭家入天柱潛山臨去白父母曰若有意念兒自歸來無深慮也如是父母念之即便還家尋復飛去一日謂父母曰十六年後廣陵為瓦礫矣可移家海州以就福地留丹三粒與父母曰服之百餘年無疾自此不復歸父母服丹神氣輕爽飲食嗜好倍於少壯者遂移居海州乾符中父母猶在出仙傳拾遺

石旻

有石叟者不知何許人也浪迹江湖之間有年數矣道術玄妙殆不可測長慶中客於宛陵郡有雷氏子常為宣城部將一日與友人數輩會飲于郡南別墅叟亦在座其家僮網得一魚長數尺致於舍是日雷生與客俱深醉諸客盡去獨叟宿雷氏別墅時夏暑方盛及明日視其魚已敗爛不可食矣家僮將棄之叟謂之曰此魚雖敗吾有良藥尚可活之安可棄耶雷生笑曰先生安矣誠有良劑安能活此魚耶曰吾子幸觀之于是衣中

出一小橐橐有藥數粒投於敗魚之上俄食頃其魚鮮潤如初俄而掉鬐振鱗若在洪流中雷生驚異再拜謝曰先生之術可謂神矣某輩塵俗龍耳聾望先生高踪若井蛙之與雲禽焉得而為伍乎先是雷生有癥疾積年既而求旻衣中之丹餌欲冀其瘳其久若旻不可且曰吾之丹至清至廉爾曹俗人嗜好無節臓腑之内腥羶委集設使以吾丹餌求置其中則臓腑之氣與藥力相攻若水火之交戰寧有全人乎慎不可食旻又言神仙不

難得但塵俗多累若檻猿籠鳥徒有騫翔超騰之心安可致乎會昌中卒於吳郡也出宣室志

唐武宗朝術士

唐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内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真探賾玄機以制鉛汞見之者無不竦敬請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為驂鸞馭鶴可刻期而往常云飛鍊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山收採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頑石礦無從而得歸真乃齋醮數朝以御札致於

巖穴俄有老人杖策而至曰山川寶物蓋為有道而出況明主以修真為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日當從請語罷而出莫知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十丈銀液坌然而湧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煉至多外人不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于役使鬼神會昌中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常取羅浮柑子以資御果萬里往來止於旬日我師得不建先朝之

術比美崇儼乎元長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誣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不日而至武宗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巳熟矣卿是今夕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寢殿始開以金盤貯石榴置於御榻俄有中使進奏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此類也王瓊妙於祝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封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芬穠艷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逕去莫知所在出列仙譚錄

太平廣記卷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五

道術五

楊居士　張士平　馮漸

潘老人　王先生　周生

韓志和　張辭　崔言

楊居士

海南郡有楊居士亡其名以居士自目往往遊南海枝

郡常寄食於人亦不知其所止謂人曰我有奇術汝輩庸人固不得而識矣後常至郡會太守好奇者聞居士來甚喜且厚其禮命飲之每宴遊未嘗不首召居士居士亦以此自負一日以酒忤太守太守不能容後又會宴於郡室閱妓樂而居士不得預時有數客亦不在太守召中因謂居士曰先生嘗自負有奇術某向者仰望之不暇一日遇先生於此誠幸矣雖然今聞太守大宴客於郡齋而先生不得預其間即不能設一奇術以動

之乎必先生果無奇術耶居士笑曰此末術耳君試觀
我我為君召其妓可以佐酒皆曰願為之居士因命具
酒使諸客環席而坐又命小童閉西廡空室久之乃啓
之有三四美人自廡下來裝飾華煥攜樂而至居士曰
某之術如何諸客人大異之殆不可測乃命列坐奏樂
且歌客或訊其術居士但笑而不荅時昏晦至夜分居
士謂諸妓曰可歸矣于是皆起入西廡下空室中客相
目駭歎然尚疑其鬼物妖惑明日有郡中吏曰太守昨

夕宴郡閤妓樂列坐無何皆仆地瞬息暴風起飄其樂器而去迨至夜分諸妓方寤樂器亦歸于舊所太守質問衆妓皆云黒無所見竟不窮其由諸客皆大驚因盡以事對或告於太守太守歎異即謝而遣之不敢留於郡中時開成初也出宣室志

張士平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中年以來夫婦俱患瞽疾歴求方術不能致遂退居別墅杜門自責唯禱醮星辰以祈神

之佑年久家業漸虛精誠不退元和七年壬辰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詣門請謁家人曰主公夫婦抱疾不接賓客久矣書生曰吾雖書生亦攻醫術聞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家人入白士平士平忻然曰久病不接賓客脫有方藥願垂相救書生曰但一見使君自有良藥士平聞之扶病相見謂使君曰此疾不假藥餌明日倩丁夫十人鍬鍤之屬為開一井眼當自然立愈如其言而備焉書生即選勝地自晨穿井至夕見水士平眼疾頓輕及

得新水洗目即時明淨平復如初十年之疾一旦豁然夫妻感而謝之厚遺金帛書生曰吾非世間人太白星官也以子抱疾數年不忘於道精心禱醮上感星辰五帝星君使我降授此術以祛重疾荅子修奉之心金帛之遺非吾所要也因留此法令轉教世人以救疾苦用增陰德其要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

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即為福地浚井及泉必有良效矣士平再拜受之言訖昇天而去出神仙感遇傳

馮漸

河東馮漸名家子以明經入仕性與俗背後棄官隱居伊水上有道士李君以道術聞尤善視鬼朝士皆慕其能李君後退歸汝穎適遇漸於伊洛間知漸有奇術甚重之大歷中有博陵崔公者與李君為僚甚善李君寓

書於崔曰當今制鬼無過漸耳是時朝士咸知漸有神術數往往道其名別後長安中人率以漸字題其門者蓋用此也出宣室志

潘老人

嵩山少林寺元和中常因風歌有一老人杖策扣門求宿寺人以關門訖更不可開乃指寺外空室二間請自止宿亦無牀席老人即入屋二更後僧人因起忽見寺門外大明怪而視之見老人所宿屋内設茵褥翠幕異

常華盛又見陳列殽饌老人飲噉自若左右亦無僕從訝其所以又不敢開門省問俱衆伺之至五更後老人睡起自盥洗訖懷中取一葫蘆子大如拳遂取牀席帳幕凡是用度悉納其中無所不受收訖以葫蘆子内懷中空屋如故寺僧駭異開門相與謁問老人辭謝而已僧固留之住問其姓名云姓潘氏從南嶽北遊太原其後時有見者出原化記

王先生

有王先生者家于烏江上隱其跡由是里人不能辨或以為妖妄一日里中火起延燒廬舍生即往視之厲聲呼曰火且止火且止於是火滅里人始奇之長慶中有弘農楊晦之自長安東游吳楚行至烏江聞先生高躅就門往謁先生戴玄綃巾衣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而已命晦之坐其側其議論玄暢迥出意表晦之愈健慕於是留宿是日乃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七娘者乃一老嫗也年七十餘髮

盡白扶杖而來先生謂晦之曰此我女也惰而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汝為吾刻紙狀今夕之月置于室東垣上有頃七娘以紙月施于垣上夕有奇光自發洞照一室纖毫盡辨晦之驚歎不測及曉將去先生以杖擊之罷俄有塵起天地盡晦久之塵斂視其庭則懸崖峻險山谷重疊前有積石盡目晦之悸然背汗毛髮豎立先生曰陵谷速遷吾子安所歸乎晦之益恐泗泣言曰誠不知一旦有桑田之變豈仙都瞬息而塵世

已千歲乎先生笑曰子無懼也所以為娛耳於是持篲掃其庭又有塵起有頃塵斂門庭如舊晦之喜即馳馬而去出宣室志

一說唐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箇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即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室朗若張燭出酉陽雜俎

周生

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廬於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後將抵洛穀之間途次廣陵舍佛寺中會有三四客皆來時方中秋其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説開元時明皇帝遊月宫事因相與歎曰吾輩塵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學於師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懷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為明則妄矣因命虚一室翳四垣不使有纖隙又命以筯

數百呼其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去聞呼可來觀乃閉户久之數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而視之即又無纎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請客觀焉因以舉之其衣中出月寸許忽一室盡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户其外尚昏晦食頃方如初出宣室志

韓志和

韓志和者本倭國人也中國爲飛龍衛士善雕木爲鸞鶴鴉雀之形置機捩于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數百步外方始却下又作龍牀爲御榻足一履之則鱗鬣爪角皆動夭矯如生又於唐憲皇前出蠅虎子五六十頭分立隊令舞梁州曲皆中曲度致詞時殷殷有聲曲畢則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焉帝大悦賜金帛加等志和一出宮門盡施散他人後忽失之出仙傳拾遺

張辭

咸通初有進士張辭下第後多遊淮海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絶粒好酒耽碁鄙人以爐火藥術為事一旦覩之乃大哂命筆題其壁云爭那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漫燒藥玉顔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咸異之性不喜裝飾多歴旗亭好酒故也或人召飲若合意則索紙剪蛺蝶二三十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即以他事為阻嘗遊鹽城多為酒困匪類輩欲乘

其酒而試之相競較力邑令偶見繫之既醒乃課述德
陳情詩二律以獻令乃立釋之所記一篇云門風常
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
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
漸音尖橋下水一條從此鎮常清自後邑宰多張之才次
求其道日夕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
而宰劇邑多聲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玄奥因贈詩以
開其意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合內中修莫言大

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别後人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酒醉因求片楮剪二鶴於廳前以水噀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可先去我即後來時邑令亦醉不暇拘留張遂得去其所題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内身即騰騰處世間心即逍遥出天外至今為江淮好事者所說出桂苑叢談

崔言

崔言者隷職於左親騎軍一旦得疾而目昏闇咫尺不

辨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生瘡如疥皆目為惡疾勢不可救因為駱谷子午歸寨使過一道流自谷中出不言姓名授其方曰皁莢刺採一二升燒之為灰大黄九蒸九曝杵之為末食上濃煎大黄湯以末七調而服之旬日鬚髮再生肌膚充潤所疾頓愈眼明倍於尋常道流傳此方訖却入山去不知所之出神仙感遇傳

太平廣記卷七十五

太平廣記卷七十六

方士一

子韋　趙廓　樊英

楊由　介象　郭璞

庾詵　張子信　管輅

籌禪師　李淳風　袁天綱

安禄山術士　桑道茂　鄉校叟

相骨人　　田良逸蔣含弘

子韋

子韋宋景公之史當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珍衣食則有渠蒼之鳬煎以桂醴叢庭之鷄烝以竊渠淇漳之醴脯以青茄九江之珠𩰪爨以蘭蘇華清夏潔漉以纖縞華清井水之澄華也甕人視時而扣鍾伺食而擊磬言每食輒擊鍾懸四時之衣春夏以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温

燒異香于壇臺之上忽有野人被草笈扣闕而進曰聞
君愛陰陽五行玄象經緯之祕請見景公延之崇堂語
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
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宋
國喪亂微君何以輔之野人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
德以乘仁則天應之祥人仰其化景公服其言賜姓曰
子氏名之曰韋也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律抑
亦梓慎裨竈之徒也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

世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復三清天厨之旨華䴵龍哀之服斯固為陋矣春秋生以賜姓亦緣事顯族乃號為司星氏至國之末著陰陽之書其事出班固藝文志也
出王子年拾遺記

趙廓

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公曰子道未備安可歸哉乃遣之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為法犯者將收之廓走百餘步變為青鹿吏逐之遂

走入曲巷中倦甚乃蹲憩之吏見而又逐之復變為白虎急奔見聚糞入其中變為鼠吏悟曰此人能變斯必是也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矣遂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之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囚能變形者王乃名廓勒兵圍之廓按前化為鼠公從坐翻然為老鴟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出列仙傳

樊英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太中見帝因向西南噀之

詔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火後蜀郡言火災正符其日又云時有雨從東北來故火不大為害英嘗忽被髮拔刀斫擊舍中妻怪問其故英曰郗生遇賊郗生者名巡是英弟子時遠行後還說於道中逢賊頼一被髮老人相救故得全免永建時殿上鍾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子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出英別傳

楊由

後漢楊由善占候爲郡文學掾由嘗從人飲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趨去後主人舍忽有鬭相殺者或問何以先知之由曰向者社木上鳩鬭此鬭兵之象也其言多類此出後漢書

介象

吳介象字元則與吳王論膾何者最美象曰海中鯔魚爲上請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滿之象垂綸於坎中食頃得鯔魚作膾出建康實錄

郭璞

晉陳述字嗣祖有美名為大將軍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焉知非福俄而大將軍作亂如其言出世說新語

庾詵

齊新野庾詵少孤以讀書自業玄象算數皆所妙絶武獻公蕭頴胄疾篤謂詵曰推其歷數當無辜否答曰鎮星在襄陽荆州自少福明府歸終於亂代齊名伊霍足

貴子孫有何恨哉公曰君得之矣但昏主狂虐人思堯舜恨不見清廓天下息馬華山也歔欷而終果如其言

顗冑赤斧之子出談藪

張子信

齊瑯琊王儼殺和士開也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忽有鵲鳴鬬于庭而墮焉子信曰鵲聲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樹間拂堂角必有口舌事今夜若有人相召慎不得往子信既去果有風至儼使召永

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赴其妻勸令勿出因稱馬墜折腰遂免於難出三國典畧

管輅

魏管輅嘗至郭恩家忽有飛鳩來止梁上鳴甚悲切輅云當有客從東來相探候攜豕及酒因有小故耳至晚一如其言恩令節酒慎燔既而射雞作食箭發從籬間誤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出魏志

籌禪師

隋煬帝宴祕書少監諸葛頴於觀文殿帝分御杯以賜頴乃曰朕昔有籌禪師為之合諸藥總納一竹筒内取以帽簪插筒藥中七日乃拔取以對賓客飲酒杯至取簪以畫酒中斷飲一邊盡一邊尚滿以勸賓客觀者皆以為大聖稀有之事出大業拾遺

李淳風

唐太史李淳風挍新歷太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

死之及期帝倶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别之對
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太史與張率同侍帝更有暴風自南至李以為南五里
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
有鼓吹又甞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
酒宜令倶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倶有婆羅門僧七人
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命取酒一石持椀飲之
須臾酒盡復添一石使者登樓宣敕曰今請師等至宫

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小兒言我也因謂曰待窮此酒與子偕行飲畢下樓使者先下回顧已失胡僧因奏聞太宗異焉初僧飲酒未入其直及收具於座下得錢二千出國史異纂及紀聞

袁天綱

唐則天之在襁褓也益州人袁天綱能相士襲令相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名其子相之謂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

不利其夫則天時在懐抱衣男子衣服乳母抱至天綱舉目一視大驚曰龍睛鳳頸貴之極也若是女當為天下主出感定録

安禄山術士

唐安禄山多置道術人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無恐懼惟見李相則神機悚戰即李林甫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人皆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謂禄山曰吾安得見之禄山因表請宴宰相令術士於簾下窺

之驚曰吾初見報相公來有雙鬟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垣而走其亦不知其故當是仙官暫謫居人間也出逸史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鵬通桑道茂曰長安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

朱泚建中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列象龜别内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造攻城雲梯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瑊李晟奏曰賊鋒既盛雲梯甚壯若縱近城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鋭兵挫之遂

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于時朿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莫能舉二公酹酒祝詞曰賊泚包藏禍心竊弄凶德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某等擔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威靈未泯當使雲梯就爇逆黨氷消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風猛煙埃漲天梯燼賊奔德宗御城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京國二公勲績為首寵錫茅土匡扶社稷終始一致李西平有子四人皆分節

制忠崇榮顯初晟於左貢効職久未遷超聞桑道茂善相賫絹一疋凌晨而往時傾信者甚衆造詣多不即見之聞李在門親自迎接施設殽醴情意甚專既而謂曰他日建立勲庸貴甚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為託李莫測其言但慚唯而已請囘所貺絹換李公身上汗衫仍請於衿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叛道茂陷賊庭既克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時李受命斬决道茂將欲就刑請致詞遂以汗衫為請李公奏以非罪特原

之司徒杜佑曾爲楊炎判官故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内出官則福壽無疆既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名遺忘福壽果然出劇談錄

鄉校叟

唐宰相竇易直初名祕家貧就鄉校授業而叟有道術人不之知一日向暮風雪暴至學徒歸不得宿于漏屋下寒爭附火惟竇寢于側夜分叟自扶竇起曰竇祕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方舉

進士亦隨駕而西乘蹇驢至開遠人稠路隘城扉將闔公懼勢不可進忽一人叱驢兼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二黑衣卒呼曰秀才已後莫忘閻情及升朝訪得其子提挈于吏中甚達出因話錄

相骨人

唐貞元末有相骨山人瞽雙目人求相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房次卿方勇於趨進率先訪之及出户時後謁者盈巷覩次卿已出迎問之曰如何答曰不足言不足言

且道箇瘦長杜秀才位極人臣何必更云或有退者後杜循果帶相印鎮西蜀也（出嘉話録）

田良逸蔣含弘

唐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蔣含弘皆道業絶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君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褊恡盡去侍郎呂渭楊憑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

欣然就車到郡亦終無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觀建黄籙壇場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請祈晴田亦無言岸幘垂髪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履扶升壇天即開霽常有村姥持碧綃襦以奉對衆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常迎至潭州田方洗足使至乗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衙門即坐階砌着襪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候田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

還曰報汝阿郎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逆性不多記人官位姓第與呂渭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衢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及溫入下牀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溫泣然降階田亦不止其眞朴如此母為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為師常日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走因以告媪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混元之

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尚亦相類凡事於田號爲莫逆
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人莫之知後居九眞觀曾命弟
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於山口見一巨獸
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庇伊已多時何
敢如是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獸踣符下蔣聞之曰
我本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旣以害物安
用術爲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有歐陽平者行
業亦高又兄事蔣於田君即隣入室平一夕夢三金爐

自天而下若有所召既寤潛告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蛻去蔣次之平亦遊桐栢山陳寡言徐靈府馮雲翼三人皆田之弟子衡山周混沌蔣之門人陳徐在東南品第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利法清嚴今為南嶽首冠出因話録

太平廣記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七

方士二

杜生　泓師　羅思遠

張景藏　葉法善　錢知微

葫蘆生

杜生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走失官禄皆驗如神有

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好
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是必
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之曰鞭
吾不惜然無以撾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予與汝鞭
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故奴曰適循
道走遥見郎故潛于斯復有亡奴者見杜生生曰歸取
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鷂子使過求買其一必得奴
矣如言候之俄有鷂子使至告以情求市其一使者異

之以副鷄子與焉將至手鷄忽飛集于灌莽乃往取奴
果伏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禄位中者至多玆不縷述出紀
聞

泓師

唐張敬之在則天朝每思唐德謂子冠宗曰吾今佩服
乃莽朝服耳累官至春官侍郎當入三品其子將道由
歷於天官有僧泓師善陰陽筭術與敬之有舊謂敬之
曰侍郎無煩求三品敬之曰弟子無所求此兒子意耳

敬之弟訥之為司禮博士時有疾甚危殆指訥之曰八郎得三品敬之曰憂其疾亟豈望三品也曰八郎今日如臨萬仞淵必不墜矣皆如其言泓復與張燕公說置買永樂東南第一宅有求土者戒之曰此宅西北隅最是王地慎勿於此取土越月泓又至謂燕公此宅氣候忽然索漠甚必恐有取土于西北隅者公與泓偕行至宅西北隅果有取土處三數坑皆深丈餘泓大驚曰禍事令公富貴止一身而已更二十年外諸郎君皆不得

天年燕公大駭曰填之可乎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相連今揔填之亦猶人有瘡痏縱以他肉補之終無益燕公子均垍皆爲祿山委任授賊大官克復後三司定罪肅宗時以减死論太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兄弟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垍更與賊毁阿奴家事犬彘之不若也其罪無赦肅宗下殿叩頭再拜曰臣比在東宮被人誣譖三度合死皆張說保護得全首領以至今日張說兩男一度合死臣不能力争脫死者有知臣將

何面目見張説於地下嗚咽俯伏太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垍宜長流遠惡處竟終於嶺表張均宜棄市更不要苦救這箇也肅宗掩泣奉詔故均遇害皆如其言 出大唐新語及戎幕閒談

羅思遠

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為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幞頭

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傳帝怒命力士裹以油幞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也出開天傳信記

張景藏

中書令河東公裴光庭開元中居相位張景藏能言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公曰余見居台司此何意也數日貶台州刺史出尚書故實

葉法善

唐𤣥宗於正月望夜上陽宮大陳影燈設庭燎自禁門望殿門皆設蠟炬連屬不絶洞照宮室熒煌如晝時尚方都匠毛順心多巧思結構繒采為燈樓十二間高百五十尺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鏘然成韻仍以燈為龍鳳虎豹騰躍之狀似非人力有道士葉法善在聖真觀上促命召來既至潛引法善觀於樓下人莫知者法善謂上曰影燈之盛天下固無與比惟凉州信為亞

匹上曰師頃嘗遊乎法善曰適自彼來便蒙召上異其
言曰今欲一往得否法善曰此易耳于是令上閉目約
曰必不得妄視若有所視必當驚駭上依其言閉目距
躍身在霄漢已而足及地法善曰可以觀覽既視燈燭
連亘十數里車馬駢闐士女紛雜上稱其善久之法善
曰觀覽畢可回矣復閉目與法善騰虛而上俄頃還故
處而樓下歌吹猶未終法善至西涼州將鐵如意質酒
肆異日上命中官託以他事使涼州因求如意以還法

善又嘗引上遊於月宫因聆其天樂上自曉音律默記其曲而歸傳之遂為霓裳羽衣曲法善生隋大業丙子終於開元壬申凡一百七十年矣寧州有人卧疾連年求法善飛符以制之令於居宅井南七步掘約五尺許得一古曲几几上有十八字歌曰歳年永悲羽翼殆歸哀哉罹殃苦令我不得飛疾者遂愈案孔曄會稽記云葛玄得仙後几遂化為三足獸至今上虞人往往於山中見此案几蓋欲飛騰之兆也金陵六朝記曰吴帝亦

烏七年八月十七日葛玄於方山上得道白日昇天至今有煮藥鐺山有洗藥池見在又白仲都葛玄弟子亦白日昇天至今祠壇見在白都山下又姚光亦葛玄弟子自言得為火仙吳大帝積薪焚之光安坐火中手閱素書一卷法善盡傳符籙尤能厭鬼神先是高宗曾檢校諸術士黄白之法遂出九十餘人曾於東都凌空觀設壇醮士女往觀之俄有數十人自投火中人大驚師曰皆鬼魅吾法攝之也卒謚越國公出廣德神異録

錢知微

唐天寳末術士錢知微甞至洛居天津橋賣卜云一卦帛十疋歴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而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悮乎錢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出酉陽雜俎

胡蘆生

唐劉闢初登第詣卜者胡蘆生筮卦以質官祿生雙瞽卦成謂闢曰自此二十年祿在西南然不得善終闢留束素與之釋褐從韋臯於西川至御史大夫軍司馬既二十年韋病命闢入奏請益東川如開元初之制詔未允闢乃微服單騎復詣胡蘆生筮之生揲蓍成卦謂闢曰吾二十年前嘗為一人卜乃得无妄之隨今復前卦得非曩賢乎闢聞之即依阿唯諾生曰若審其人禍將至矣闢甚不信乃歸蜀果叛憲宗皇帝擒戮之宰相李

蕃嘗漂寓東洛妻即庶子崔譙女年近三十未有名宦多寄託崔氏待之亦不甚盡禮時胡蘆生在中橋李患足瘡欲挈家居揚州甚悶與崔氏兄弟同往候之生好飲酒詣者必攜一壺李與崔各攜酒貲錢三鍰往焉生方箕踞在幕屋倚蒲團已半酣矣崔兄弟先至生不為之起但伸手請坐而已曰須臾當有貴人來顧小童曰掃地方畢李生至級下蘆生笑迎執手而入曰郎君貴人也何問李公曰某且老矣復病又欲以家往數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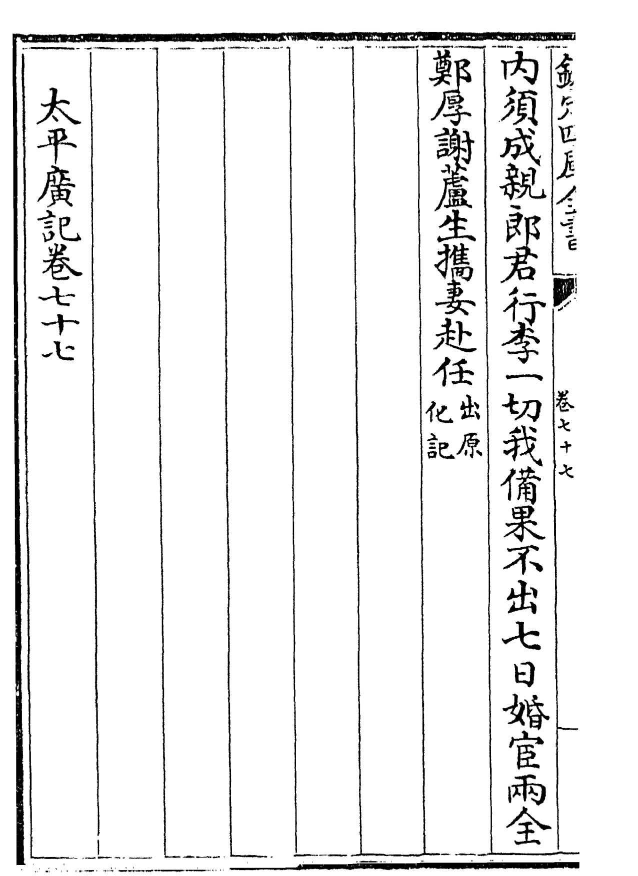
外何有如此貴人也曰更遠亦可公在两紗籠中豈畏此厄李公詢紗籠之由終不復言遂往揚州居參佐橋而李公閒談寡合居之左近有高員外素相善時李疾不出高已來謁至晚又報高至李甚怪及見云朝來看公歸到家困甚就寢夢有人召出城荆棘中行見舊使莊客亡已十數年矣謂某曰員外不合至此為物所誘且須臾急返某送員外去遂即引至城門某謂曰汝安得在此曰為陰吏蒙差當直李三郎某曰何李三郎也

曰任參佐橋知員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李三郎安得如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因云飢甚員外能賜少酒飯錢銀否此城不敢入請于城外致之某曰就李三郎宅得否其人驚曰若如此是殺某也遂覺特奉報此好消息李公笑而謝之心異紗籠之說後數年張建封鎮徐州奏李為巡官校書郎會有新羅僧能相人言張公不得為宰相甚不快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有得為宰相否及至曰並無張尤不快曰某妙擇賔僚

豈無一人至相座者因更問曰莫有判官吏入院否報
李巡官便令促召至僧降堦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
中人僕射不及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
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得也方悟盧生及
高公所說李公竟為相滎陽鄭子少貧窶有才學不遇
時年近四十將獻書策求祿仕鄭遂造之請占後事謂
鄭曰此卦大吉七日内婚祿皆達鄭既欲干祿求婚皆
被擯斥以卜者謬已即告云吾將死矣請審之胡盧生

曰豈欺誑言哉必無致疑也鄭自度無因而致請其由生曰君明日晚自乘驢出永通門信驢而行不用將從者隨二十里内的見其驗鄭依言明日信驢行十七八里因倦下驢驢忽驚走南去至疾鄭逐一里餘驢入一莊中頃聞莊内叫呼云驢踏破醬瓮牽驢索主忽見鄭求驢其家奴僕訴詈鄭子巽謝之良久日向暮聞門内語云莫辱衣冠即主人母也遂問姓名鄭具對因叙家族乃鄭之五從姑也遂留宿傳語更無大子弟姑即自

出見郎君延鄭廳内須臾列燈火備酒饌夫人年五十餘鄭拜謁叙寒暄兼言驢事慚謝姑曰小子隔闊都不知聞不因今日何由相見遂與款洽詢問中外無不識者遂問婚姻鄭云未婚初姑似喜少頃慘容曰姑事韋家不幸兒女幼小偏露一子纔十餘歲一女去年事鄭郎選授江陰尉將赴任至此身亡女子孤弱更無所依郎即未宦若能就此親便赴官任即亦姑之幸也鄭私喜又思卜者之神遂謝諾之姑曰赴官須及程限五日



内須成親郎君行李一切我備果不出七日婚宦兩全

鄭虛謝盧生攜妻赴任出原化記

太平廣記卷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七十八

方士三

唐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謁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李秀才偕至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

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在可擊之僧房門後有節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衆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衆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也出酉陽雜俎

王山人

唐太尉衛公李德裕為并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詣門請謁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冥數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令垂簾靜伺之生與之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生曰可驗之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出松窗錄

王瓊

唐元和中江淮術士王瓊嘗在段君秀家令坐客取一瓦子畫作龜甲懷之一食頃取出乃一龜放於庭中循垣而行經宿却成瓦子又取花含默封於密器中一夕開花（出酉陽雜俎）

王固

唐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鈍不甚禮之別日遊讌復不得預王殊怏怏因至使

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来今實乖望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之厚聊為一設遂詣曾所居懐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枚列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復作隊入筒中曽覩之大駭乃言於于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出酉陽雜俎

符契元

唐上都昊天觀道士符契元閩人也德行法術爲時所重長慶初中夏晨告門人曰吾習靜片時慎無喧動乃扃户晝寢既而道流四人邀延出門心欲有詣身即輒至離鄉三十餘年因思一到俄造其居室宇摧落園圃荒蕪舊識故人子遺殆盡時菓未熟乃有隣里小兒攀緣採摘契元護惜咄叱曾無應者契元愈怒旁道流止之曰熟與未熟同歸摘拾何苦掛意也又曾居條山鍊

藥乃亦思一遊忽已至矣恣意歷覽遍窮巖谷道流曰日色晚可歸矣因同行入京道上忽逢鳴騶導引甚盛契元遽即避路道流曰陽官不宜避陰官但遵路而行須臾前導數輩望契元即狼狽奔迸及官至諦視之乃僕射馬總時方為刑部尚書素善契元馬亦無恙與契元晤心獨異之日已夕矣遲明即詣開化坊訪馬而與兵部韓侍郎對奕因留連竟日而旁察辭氣神色曾無少異私怪其故有頃聞中疾不旬日而歿又給事李忠

敏云此是陶天活有道術者中朝奉道者多歸之天活本安南人非閩人也能于入静日多神遊諸岳馬公事人皆知之出集異記

白皎

河陽從事樊宗仁長慶中客遊鄂渚因抵江陵途中頗為駕舟子王升所侮宗仁方舉進士力不能制每優容之至江陵具以事訴於在任因得重笞之宗仁以他舟上峽發荆不旬日而所乘之舟汎然失纜篙櫓皆不能

制舟人曰此舟已爲仇人之所禁矣昨水行豈常有所忤哉今無術以進不五百里當歷石灘險阻艱難一江之最計其奸心度我船適至則必觸碎沉溺不如先備焉宗仁方與僕登岸以巨索挈舟循岸隨之而行翌日至灘所船果奔駭狂觸恣縱升沉須臾瓦解賴其有索人雖無傷物則蕩盡峽路深僻上下數百里皆無居人宗仁即與僕輩蔭於林下糧餼什具絶無所有羈危辛苦憂悶備至雖發人告于土官去二日不見返飢餒逮

絶其夜因積薪起火宗仁洎僮僕皆環火假寢夜深忽寤見山猿五人列坐態貌殊異皆挾利兵瞻顧睢盱言語兇謾假令揮刃則宗仁輩束手延頸矣覩其勢逼因大語曰爾輩家業應此山中吾不幸舟船破碎萬物俱没涸然古岸俟為豺狼之餌爾輩圓首橫目曾不傷急而乃瞷然笑侮幸人危禍一至此哉吾今絶糧已逾日矣爾家近者可遽歸營飲食以濟吾之將死也山猿相視遂令二人起未曉負米肉鹽酪而至宗仁賴之以候

迴信因示舟破之由山獠曰峽中行此術者甚衆而遇此難者亦多然他人或有以解唯王升者犯之非没溺不已則不知果是此子否南山白皎者法術通神可以延之遣名行禁我知皎處試為一請宗仁因懇祈之山獠一人遂行明日皎果至黄冠野服杖策躡屐姿狀山野禽獸為匿宗仁則又示以窮寓之端皎笑曰瑣事耳為君名而斬之因薙草剪木規地為壇仍列刀水而皎立中央夜闌月曉水碧山青杉桂朦朧溪聲悄然時聞

蛟引氣呼呌召王升發聲清長激響遼絕達曙無至者宗仁私語僕使曰豈七百里王升而可一息致哉蛟又詢宗仁曰物沉舟碎果如所言莫不自為風水所害耶宗仁曁舟子又實告蛟曰果如是王升安所逃形哉又謂宗仁所使曰然請郎君三代名諱方審其術耳僕人告之蛟遂入深遠別建壇墠暮夜而再名之長呼之聲又若昨夕良久山中忽有應蛟者咽絕因風始聞久乃至蛟處則王升之魄也蛟於是責其奸蠹數以罪狀升

求哀俯伏稽顙流血皎謂宗仁曰已得甘伏可以行戮矣宗仁曰原其奸兇尤甚實為難恕便行誅斬則又不可宜加以他苦焉皎乃叱王升曰全爾腰領當百日血痢而死升號泣而去皎告辭宗仁解衣以贈皎皎笑而不受有頃舟船至宗仁得進發江陵詢訪王升是其日皎名致之夕在家染血痢十旬而死出異聞集

賈躭

唐宰相賈躭秉政直道事君有未萌之禍必能制除至

於陰陽象緯無不洞曉有村人失牛詣桑國師卜之卦成國師謂曰爾之牛是賈相國偷將置於巾帽笥中爾但候朝時突前告之叟乃如其言祈請公詰之具以卜者語告公公於馬上笑為發巾笥取式盤據鞍運轉以視之良久謂失牛者曰相公不偷爾牛要相公知牛去處但可於安國觀三門後大槐樹之梢鵲巢探取之村叟遝詣三門上見槐樹杪果有鵲巢都無所獲乃下樹低頭見失牛在樹根繫之食草草次是盜者家出芝田錄

茅安道

唐茅安道廬山道士能書符役鬼幻化無端從學者常數百人曾授二弟子以隱形洞視之術有頃二子皆以歸養為請安道遣之仍謂曰吾術傳示盡資爾學道之用即不得逆情而衒其術也苟違吾教吾能令爾之術臨事不驗耳二子受命而去時韓晉公滉在潤州深嫉此輩二子徑往修謁意者脫為晉公不禮即當遁形而去及名入不敬二子因弛慢縱誕攝衣登階韓大怒即

命吏卒縛之於是二子乃行其術而法果無驗皆被擒縛將加誅戮二子曰我初不敢若是葢師之見誤也韓將併絕其源即謂曰爾但致爾師之姓名居處吾或釋汝之死二子方欲陳述而安道已在門矣卒報公公大喜謂得恙加戮焉遽名入安道龎眉美髯姿狀高古公望見不覺離席延之對坐安道曰聞弟子二人愚騃干冒尊嚴今日命之短長懸于指顧然我請詰而愧之然後俟公之行刑也公即臨以兵刀械繫甚堅召至階下

二子叩頭求哀安道語公之左右曰請水一器公恐其得水遁術固不與之安道欣然遽就公之硯水飲之而噀二子當時化為雙黑鼠亂走於庭前安道奮迅忽變為巨鳶每足攫一鼠沖飛而去晉公驚駭良久終無奈何出集異記

駱山人

唐田弘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廷湊即王武俊支屬也廷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集簷

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駢脇喜陰符鬼谷之書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寤以告廷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二氣交王應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後歸别墅而庭樹婆娑暗庇舍矣墅有飛龍山神廷湊往祭之將及祠百

步有人具冠冕恭要於中路廷湊及入廟神像已側坐因而面東廟宇至今尚存廷湊清儉公正勤於朝廷惠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部將張文禮滅之出北夢瑣言

石旻

唐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段成式數年不隅旬必與之相見至開成初在城親故間往往説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歷中石隨尚書錢徽至湖州學院子弟皆在時暑月

獵者進一兎錢命作湯方共食叟笑曰可留兎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技遅恨技遅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請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歳在乙卯也出集異記

太平廣記卷七十八